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鄰女語

### 第十回 北洋大臣拜師兄 黃連聖母遣神將

話說西安懲辦端王、莊王、英年、趙舒翹之後，天下快心。雖然這是偏重一面的說話，當日要是直隸封疆大吏，果得一二有識力持大體之人，不肯附和姦庸，釀成變局，朝中雖有端、剛之跋扈，也叫他無可如何。偏偏直隸總督遇著一個旗人，這人平時有個外號，叫做婆婆，辦事原同婆婆媽媽一般。當日拳匪到了霸州境地，有許多下屬上稟求兵，勸他派兵剿捕。總督這時只因誤聽人言，不敢誅殺立威，反而將稟批駁，說下屬們造謠生事。因此拳匪勢力愈弄愈大，竟敢明目張膽攻破霸州城池，將霸州州官劉大老爺囚禁監牢，以為不肯附和者戒。自從四月廿三、廿四日起，一直延至五月初五，遂成不可收拾之局。都是後話，暫擱不提。且說當拳匪未入天津之際，早兩三年，即有一種無名揭帖，說是乩語所判。上面寫著：

今年五月五，這時不算苦。

滿地紅燈照，那時才算苦。

這種無根謠言，雖是無稽之言，無奈無知小民，早已為所哄動。五月初頭，義和團頭目張德成到了天津，公然到處行劫。商民合稟總督，求他剿辦彈壓。總督無法可施，只得把商家董事請到自己衙門花廳，拿出端王假旨，朝他們流涕，說道：「這是裡頭的主意，特地叫人請來的，誰敢有違！諸君可以忍耐，便忍耐些兒；不能忍耐，不如趁早遷移為是。」商家董事聽了這番話，面面相覷，一言不發。辭了出來，遂各檢點逃難，大沽口輪船頓時擠滿。每日太古、怡和、招商三公司輪船上，總有四五千人前來買票。豈料逃者未半，業已不可收拾。

這張德成張大師兄本是船幫首領，知道北邊沒有幾個有錢之人，在天津發財的，都是南邊人。他看見南邊商人，一群群由鐵路火車運往大沽口船上，他心中不由得著急。遂私自率了黨羽，先拆鐵路，搶劫避亂商人。頓時殺人如山，流血成河，把塘沽以上一帶七十二沽河裡，都將死屍填滿。一時天津官場束手無策，只好各自為計，由天津遷保定，由保定再分赴河南、山東。

當時便惱了一位武官。這位武官是誰？便是直隸提督聶士成聶大人，說道：「這還了得！這不是造了反麼？」遂自督率大兵，由楊村拔隊回津，開槍痛擊。這些手下兵丁，久已聞得拳匪有大法術，可以不畏炮火。個個自危，人人退縮。聶大人不信，走到三里河地方，看見電桿上有兩個頭包紅布、腰纏紅巾、手執紅旗的拳匪，在那裡口吹哨號，張牙舞爪的亂動。聶士成的兵丁看見，就嚇退了，說：「這不是仙人麼？怎麼一枝電線桿上會站得住？」聶大人聞言大怒，立取新式手槍，向上轟擊。不料連放兩槍，兩個拳匪依然在電桿上直立不下。這些手下兵丁又嘩然道：「果然是不怕槍炮。大帥得罪了大師兄，眼見得大禍就要來了！」

聶士成聽了，愈加憤怒，手執長斧，匹馬當先，一氣衝到這兩個拳匪面前，立將電桿斫倒，便叫隨帶的差官上去綁人。差官下馬一看，誰知那兩個拳匪，早被槍子穿胸而死。當初拳匪一聞槍聲，便已逃避。這兩個在桿上，不及下來，便已一命嗚呼。聶大人下馬驗過，不覺大喜，叫差官拿去，傳示各營。各營始知拳匪不怕槍炮，全是一派假言。各各放膽痛殺。即在三里河左右搜捕。凡見身上有一絲紅布的，不是用槍刺死，即是用槍打死，一直殺到天津浮橋橋邊。張德成張大師兄抵擋不住，遂逃到直隸總督衙門，在制台那邊躲著。

其時制台早已得聶提督剿匪之報，一見張大師兄進了衙門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即手執長香，在宅門門口跪接。口稱：「與我無乾，師兄不要動氣。」張大師兄隨機應變，厲聲說道：「要我饒恕了你，不奏天庭，除非將聶士成殺了，出我胸中這口惡氣，方可依允。」制台尚未回答，聶士成早已進了衙門，走到面前，向制台索辦張德成。張德成見聶大人緊緊追來，不顧死活，即向總督內堂躲去。制台便將聶提督迎進花廳，勸他省事，不要惹禍上身。即將端王假詔，取來請看。聶提督說：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剿除亂民，是我份內之事，如今在你總督衙門，我做提督的不便搜殺。料想總有時走出衙門，我在外等著他就是了。」說畢，忿忿辭出。密地傳令各營，把總督衙門前後圍住，不許放亂人出進。

制台聞報，大驚失色，即在衙門打一暗電，稟明端王，請調直隸提督移駐八里台，防禦洋兵。未出一日，果有偽旨著令聶士成立刻回防，不得稍有遲誤。聶大人接著，明知是制台的主意，無奈本朝成法，武官向例受制文官。聶大人此時只得向制台說道：「拳匪頭目一時捉拿不到，尚望協力同心，嚴飭部下緝拿為是。不可輕縱，致貽後患。」制台只求他遠去，滿口諾諾連聲，送他出門，再作道理。聶大人果然辭別制台，回防駐紮去了。

這裡張德成得了活命，不但不感謝制台，反而出外揚言，說制台是個漢奸，受了洋人賄賂，不肯將聶士成斬首。四處流言，致使端、剛聞知，以施其傾陷之計。制台聽了，惶恐萬狀，再請師兄進署，與他賠罪講和。張大師兄遂說出三樣事情，要制台依了他，才肯保他無事：

第一 要在總督衙門立壇練拳。

第二 要事事聽他號令，不論文武官員，在街上相遇，即須下轎跪拜。

第三 要犒賞同黨銀十萬兩。

制台聽罷，私想：「要做朝廷的官，只好順從朝廷意見。既是端王、剛毅相信這義和團，自然依著他做，要如何便是如何。第一、第二兩項，卻於自己身上，沒有什麼大損，都可依得。只有第三條，要銀子十萬，要把我家私去了大半，這卻難以答應。要想保持這個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地位，又不能不應允。」情急智生，便對張大師兄說道：「第一、第二兩件，只要我出一個號令，誰敢不遵。第三件卻要想法子，我包你十天之內，有十萬銀子送你如何？」張大師兄道：「依我說來，第一、第二兩件，倒還在後。第三件卻是我分贈師弟們的，一刻不可稍緩。既是你包下了，你可立個限狀，待我去通告師父，奏明玉帝再講。」制台說：「既是這麼說，就在我大堂之外，立起壇來，通告神明何如？」張德成無奈，只得說道：「好，好！」

制台立時傳喚手下官員，在大堂丹墀之下，搭起壇來。張德成披髮踏步，裝出種種怪象。拿起幾張黃紙，走至壇中，拿劍拍了幾下，蘸滿硃筆，寫出五個大神聖名目：一位是紅臉大漢關夫子，一位是法力無邊孫悟空，一位是酒醉大仙李太白，一位是江湖有名黃天霸，一位是再世恩人毓賢。卻把「毓」字忘記筆畫，寫成一個「流」賢。立好了壇，拜過了菩薩，將制台限狀取到。立在壇上，鬼鬼祟祟的念了一會咒語。忽在壇上高呼：「師父准了，宣某人上壇叩謝！」此時制台也忘記自己是方面坐鎮，赫赫大員，只為了自己富貴，低首下心，公服出堂，登壇下拜。將要拜完，尚未起立，張德成忽雙眼一閉，令牌一拍，改變聲腔，指著制台說道：「許便許了你的限期。只是師弟們延宕十日，恐不免餓死，須先問你捐三千銀子，作為十日小費。」

制台被他一嚇，連連叩頭道：「遵命，遵命！」張德成又裝出怪腔說道：「也不怕你不遵。你要翻悔，吾神自放天火燒你。」嚇得制台一身大汗，忙即退下壇來，叫賬房裡抬出三千現銀子，交給張德成。這張德成尚在壇上，高擎令牌，如廟中塑的王靈官模樣一般，閉目不動。

衙中差役抬銀上壇，說道：「師兄不要做這個樣兒了。大人送出銀子來了，你快拿去分派吧。」張大師兄又裝出怪腔道：「你們趕快到轅門外邊，叫我跟來的小伙計來扛。」這些衙役怕事，果到轅門外面，找著五六個包紅巾的小拳匪，進衙來扛。張德成尚是左手捏訣，右手持牌，大踏步而去。這些衙役看他像個瘋子一般，也不知道究竟有無法術，任他搖擺竟去。

張德成出了督署，忙向同黨抬銀子的說道：「抬到侯家後小金喜家去。」小伙計聽命，飛奔同行。這個小金喜本來是個天津下等土窯子，張德成向無恒業，只借小金喜家作為窩頓之處。小金喜身高六尺，全體癡肥，滿臉橫肉，卻是一雙五寸長的半大金蓮。此時看見張德成押著扛抬了許多銀子進門，一時眉花眼笑，不由得骨頭輕鬆。張德成恐怕露出馬腳，忙即打開銀包，分給抬銀子的小拳匪，一人一大錠，要他們到隔壁窯子裡取樂。自己卻拿銀子，一包包的點交小金喜。小金喜接一包，問一聲：「我的人兒辦，

你怎的弄上這票大銀子？」張德成不暇答話，等到小金喜收完銀子，方將以上情形詳細說了一遍。

小金喜聽罷，也歡喜的了不得，又笑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我也還有個戲法兒玩呢。」德成道：「你有什麼戲法，可以當我面一試麼？」小金喜道：「這又何難！你去買了火藥引線，我自教你。」果然張德成買了引線火藥，交與小金喜。小金喜取了紅紙，糊上一個紙圈，滴上一滴麻油，將火藥拌好封好，露出一根引線在外，像小孩子放孔明燈玩意兒似的，將引線點著。立時藥借火力，紙圈沖天，油藥同著隨風上去，蕩在半空中，彷彿掛了一盞紅燈一樣。德成大喜，一手拍著小金喜的肩膀說道：「你真是我的大幫手！有此法術，不患不成！」於是夜夜要小金喜放這紅燈。自己即在外布散謠言，說是黃連聖母下凡，另有仙法是紅燈照。紅燈照上有無數仙姑神女，審察人間百姓。只要那個不信義和團的，便遭紅燈照，燒他一個家產盡絕。果然一夜小金喜糊了一個大紅燈，把火藥多放了些，一時火藥落在人家，把這人家燒個淨光。於是訛傳訛，夜間看見紅燈，便說仙女來燒房子了。弄得人心惶惑，晝夜不寧。

大沽口華兵又打敗仗，連連敗報，報到制台衙門。制台先時因為答應大師兄十萬銀子犒賞，恐怕自己挖腰包，一連上了三個假報勝仗的摺子，騙了端王，發帑大賞義和團團民。這時敗報一日緊似一日，看看將近天津城，性命難保。還倚著大師兄真是有法力的癡想，請了張德成進衙，商議軍情大事。張德成是個鄉中船戶，平日圖劫孤客，謀財害命，無所不為的。這時依著紅燈照聲勢，到處殺掠。殺掠一過，一口咬定殺的是教民，便可無事。這回重進總督衙門，見了制台，一言莫發，只說：「我也不知就裡，只好請了黃連聖母，進衙商議。」制台此時猶如失乳小兒，飢不擇食，只得傳命，把自己坐的八轎，派了儀仗鹵簿，迎接黃連聖母進衙，親問吉凶。張德成說：「恐怕請他不到，須待我親自去請，乃為正理。」張德成先自走出，與小金喜商議定了，隨後制台派的大隊人馬都已到齊。

黃連聖母頭上包好了紅布，加上一個大號紅絨絲球，身披紅衣，腿著小腳紅褲，竟是戲台上玉堂春打扮。升坐總督大轎，放下轎簾。轎上又披了無數紅布條子，又像花轎，又像棺材罩。一路開鑼喝道，到了制台衙門。制台手捧爐香，跪在先時所立壇下，口稱：「下官何德何能，得蒙聖母降臨！現在洋兵攻打大沽炮台，步步逼緊。不日兵臨城下，便是死無葬身之地。還求聖母高抬貴手，救救下官這個狗命！」黃連聖母在轎中不肯下轎，高聲喝道：「某人，你不必擔憂，吾神已請張大師兄，派了十萬天兵天將，在紫竹林滿安地雷炸藥。只待洋兵到來，便一齊轟得他乾乾淨淨。此時洋兵雖是得步進步，正是誘兵的道理。你卻萬萬不可說破機關，等他到了租界，自見分曉。」

制台聽罷，信以為真，連連叩頭道：「下官無能，全仗聖母、師兄法力。」黃連聖母遂喚轉駕回宮，仍舊坐了八轎，回到侯家後窰子裡去。這裡制台安心，專等洋兵進了租界，好行聖母師兄的法術。正是合著俗語說的：

世間無識癡心漢，朝裡高官極品人。

要知聖母師兄的法術究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蝶隱加評：

聶提督痛剿拳匪，獲罪甚奇。下回補出，便見分曉。

聶兵後與拳匪誓不兩立，各自為戰，大小戰將及百次，而拳匪於是乎盡。

拳匪要挾必殺聶士成而後肯戰，未幾聶士成戰死，而拳匪終未出一戰也。

本朝向例重文輕武，最是惡習，而有聶士成之報，可異也。

北洋大臣奏報勝仗到京，京師以為天下可慶太平，群相稱賀。比至聯軍入京，尚有以為誣報者。

端王犒賞拳匪銀十萬兩。此銀聞為李來中所得。

張德成騙取銀三千兩，可發一笑。其情其景，宛然在目。

直隸總督拜跪黃連聖母，當時同寅亦相譏刺。而鄙夫因保祿位之故，不惜身命為之孤注，其愚真不可及。

拳匪所附托之神，離奇不經，雖小兒亦知其妄，而旗員中之不疑，即是平日不讀書之故。